



一锅红酸汤

□张春燕

红艳艳的汤，鲜嫩嫩的鱼，酸溜溜的番茄，香喷喷的葱蒜，还有一小碟放了辣椒、香葱、花生粒的调料，由食客自由选择。来自重庆的我和来自安徽的她，直吃得口舌生香，酣畅舒畅。

那晚从黔灵公园出来，我和两个多小时前结识的小伙伴子怡，打车直奔贵阳有名的青云市集，开启逛吃之旅。我们的首选目标是酸汤鱼，这是所有到贵州的人都不想错过的美食。

出租车来到威清路，离青云市集还有一段距离。车窗外，一家“凯里酸汤鱼”的招牌灼灼入眼。5个大字，如5条轻盈的鱼，在我们面前快乐摇摆，闪着诱惑的光芒。于是下车，奔那快乐而去。

我们要的是黄辣丁，肉质细腻，味道鲜美，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轻松、悠然与安逸。更强烈攫住我们味蕾的，还是那一锅红酸汤。那种酸，带着艳红的热烈与隐秘，像一种穿云破雾、翻山越岭的神奇力量，不管不顾地、深深地往肺腑里、往灵魂里钻，直让人欲罢不能。我连喝了三碗汤，感觉快突破了胃的容量，可舌尖却还意犹未尽。我也算是跟酸有过很深渊源的人，酸菜鱼、酸辣粉、酸菜面……但这一盆酸汤鱼，却让我真想与之长相厮守，不愿就此别过。

眼前的这盆酸汤鱼，看不到一点辣椒，却有一股力透鱼肉和酸汤的辣。那辣，不是平常食物中尖锐且燥热的辣，而是有着温润与敦厚、却又不失本性的辣，像是在平淡乏味的心里腾起的小火苗，有一种温暖人、安抚人的明亮与快乐。

旅游大巴上，导游两次讲到贵州人为啥偏爱食酸：贵州人的祖先长期缺盐，盐极难得且昂贵，于是祖先们发明了以酸代盐的饮食方式。此外，因黔地山高林深，云雾弥漫，瘴气肆虐，生患者众。有止泻防痢、助消化、减少病痛作用的酸味食品，便成了贵州人药食同源的重要食物。据说，贵州有128种酸，各地均有各具特色的酸，从韭菜酸、盐酸、甜酒酸、青菜酸、米酸、糟辣酸、毛辣果酸、辣子酸，再到虾酸、香酸和臭酸……贵州的酸，不像食醋或泡菜那般单薄，它是灵气十足、自由随性、千回百转、难以捉摸的，一如贵州的天气，也如贵州人的性格。

那酸汤鱼的酸，是毛辣果酸，也叫番茄酸，属红酸汤。与用米汤发酵而成的白酸汤有别。不管白酸汤还是红酸汤，均由植物经自然发酵而生，所以滋味纯真、入骨入心。

第二天，从荔波小七孔景区出来，走进西江千户苗寨。这晚吃的是富有苗家特色、有酒有歌的长桌宴，主菜也是酸汤鱼。感觉这边的酸汤与凯里的酸汤略有不同，无论色彩还是味道，不再那么浓烈，稍显清淡。不过与其他苗家土菜搭配起来，倒也和谐互补。这晚我没喝那么多汤，头晚的红酸汤还在唇齿间、在身体内、在心坎里流转，一时半会消耗不完。

几天后回家，跟子怡微信里聊到贵州行，聊到让我们撑得连起身和走路都困难的酸汤鱼，她用了同游时常说的两个字：完美！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草垛的事儿

□黎强

乡下的草垛，金黄色的，屋前屋后，坡上坡下，随处可见。像不大不小的童话屋，讲着农事，讲着收成，也讲着乡下人的六畜兴旺、灶膛红火、家道隆昌。

一到夏收，一捆捆的麦秸秆就遍布麦田周围的田坎，依次排着。忙不赢的农家也不急着收回家，就让麦秸秆在田坎上摆着，让炙热的骄阳晒个三五天，让夏夜的风吹个透。待晾晒时间差不多了，再聚拢来，用杆担挑回家，选一个略高且不被水淹的空地儿，一擦擦地堆码起来。圆圆的草垛就挨着老屋，看得见院子里的石磨盘、石水缸、石碾子，屋顶上烟囱飘出来的炊烟，也会转弯抹角来到草垛上打着旋儿，似乎在感谢着这些麦秸秆带来的烟火气。

秋天，漫山遍野铺开丰收的色彩，此时的稻草垛最是引人注目。农人带齿的镰刀收割着金黄色的稻谷，与田畴阡陌的金黄色景象遥相呼应，融为一体。刚刚割下的稻草还带着泥土香，乡野的滋味直扑鼻翼。一茬茬一垄垄的稻谷在秋阳下显得丰腴而饱满，在挞斗上完成了从稻穗到稻谷的蝶变之后，稻草就脱颖而出。一捆捆的稻草就成为乡下人家的另一种宝贝，挑回家，或在夏收的草垛顶上接着堆码，或在空旷之地另起炉灶。那份春耕秋收的满足，很淳朴，也很平实。

草垛，在乡下是有名有姓的，从不会混淆，“二家公家的”“么舅爷家的”“大表叔家的”，全是可以叫得出名字的。某家的草垛满足不了牛圈里老牛的胃口，差上那么三两天的干草饲料，牛主人也会带着一竹筒高粱米酒，礼数周到地登门说明缘由，再抱走几大抱麦草、稻草。草垛家主人客气有加，让借草一方的背篋装得满满当当，嘴上还直说：“不够来背哈，莫客套哟。”

乡下的黄泥巴路，下雨就变成了“硬头滑”路，出门的人溜滋滋走着，稍不留神就一跟头摔倒，屁股摔得生痛。出门人的胶鞋筒靴上，一般都缠着谷草防滑带。走着走着，脚上的草松掉了，磨断了，随便走近哪家的草垛，不用打招呼，就可心安理得地上前扯下一把干草，重新拴在脚上。这在乡下似乎是约定俗成的，也体现了乡下人的质朴善意。有时遇上干草家的主人，还可歇歇脚，喝几口灯笼花茶再赶路。一把干草，就把从家门口上过过下的、熟悉或陌生的乡下人连在了一起。

草垛的草，是会编出花样来的。农闲时，姑爷就在院坝里编草席，编出的草席盖在红苕上，盖在洋芋上，盖在老屋背后的矮墙上，防止雨水侵蚀矮墙而垮塌。姑姑则在屋檐下编草鞋，编草垫，编出的草鞋是姑爷最喜欢穿的。姑姑编织的草垫，有圆的、有方的，花纹图案带着土里土气的乡下味，放在烧柴火灶的石凳上，坐着很是舒服。娃儿们是最离不得草垛的，它就像小伙伴，任何事情都会让草垛晓得。灶膛里烤熟的苞谷、红苕，在草垛下吃得舔嘴舔嘴的；草垛上的丁丁猫、蝴蝶，娃儿们数得一清二楚。跳来跳去的山青蛙、爬来爬去的山螺蛳，娃儿们更是心里有数。中秋节，娃儿们背着草垛，吃着糍粑，把天上的圆月看个够，直到瞌睡迷昏才回老屋。大年三十年夜饭，娃儿们和草垛就一起兴奋起来，放火炮，玩拍纸游戏，比着谁得的压岁钱多，围着草垛说说笑笑，完全忘了冬夜的寒冷，直到温暖快乐的童趣把娃儿们带进大年初一的熹光里。

乡下的草垛，是乡愁，是乡趣，更是乡下人家离不开舍下忘不掉的乡恋……（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）

那年的鹅岭菊展

□李秀玲

鹅岭的菊展在无数老重庆人的心中，是一个珍藏在心中的美梦，是一个值得等待一年的盛会。那时物资匮乏，大部分人出门都乘坐公交车。到了九月菊展开始的时候，一大清早就出门，换几次公交，赶到鹅岭公园。售票的小窗口前排满了人，买到票的一声吆喝，随同的人拿着一张小小的门票检票入园。

门口处有一个写着这届菊展举办次数的大造型，上百盆开得正艳的菊花摆放在一起，大气华丽。人们或站着或蹲着，在此处拍下第一张黑白照片，留下这个斑斓秋天的美好回忆。

进一个园，登一个坡，拐一个弯，换一处景，菊花的展出也姿态万千、层出不穷，刚看完沙坪坝展区的孔雀开屏，前面又来一个九龙坡展区的雄狮踏花篮；仰着头看渝中展区菊花堆砌的火箭，低着头看南岸展区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。岩石旁的悬崖菊如倒挂金钟含芳吐蕊，草坪中的塔菊像陀螺层层盘旋。还有一个精品菊花园，培育的菊花是难得一见。雍容华贵赛牡丹，娇羞半卷似荷花，白如雪、黄如金、粉如霞、绿如茵，花瓣或大开大合、或如丝如线，直把人看得屏住呼吸，目瞪口呆。想伸手摸一摸，怕褻渎了这傲霜独立的花朵，更怕旁边虎视眈眈的工作人员一声怒吼。

谈恋爱的年轻人也把约会地点选在了鹅岭公园。公园里一对一对的年轻人到处都是，女的撑着伞，男的提着小篮子围着女的转。小舅舅和女朋友约会时，带上我和表哥两个小跟班。小舅舅英俊帅气，女朋友婉约可人，一头乌黑的长发挽了一个高高的发髻，说话温温柔柔，笑起来比旁边那盆菊花还好看。我的目光停留在她脸上的时间比看花的时间还要多。只可惜，有情人最后未成眷属，倒是有一张我和她的黑白合照一直保存在我家的相册里，偶尔翻出来看看，唏嘘满怀。

对我来说，菊展还意味着学校秋游的好时光。老师希望同学们走出教室，接受科普知识教育，而同学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字“玩”。女同学头天晚上就把漂亮又不张扬的衣服选好放在枕头边。第二天不用爸妈喊，也不用闹钟，早早醒了，像阵风似的穿上衣服和白网鞋，挎上装满零食的书包，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坐车，在歌声与笑声中到达鹅岭公园。一队队跟随着老师的步伐，心猿意马地打量着菊花。此刻没有哪位同学的心思在菊花上，只是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吃饭，什么时候可以和关系好的女同学说悄悄话。一天的心情都是飞扬而高涨的，直到回程的车上，老师宣布回家的家庭作业是“记一次菊展”。全车顿时哀声一片，七歪八斜地倒在座椅上，赶紧讨论、回忆看到的景色，什么品种，什么造型，哪个区哪个园……车子又开始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我家的相册里有很多黑白照片，除了我与小舅舅前女友那张合照外，还有几张父母带我到鹅岭公园看菊展的照片。那时我七八岁，穿着白色的的确良裙子，留着齐耳的短发，浓眉大眼和父亲如出一辙。父亲拿着海鸥牌相机，胶卷珍贵，他并没有拍单独的菊花，反而专心地给我和母亲拍照。秋高气爽，万里无云，我在“莲池边”的空地上边跳边唱“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”，笨拙又可爱，笑容与歌声都充满了童真。

这一幕，成为我脑海里一道永远鲜活的记忆。关于鹅岭，关于菊展，也关于我的幸福童年。

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家里珍藏的老照片已发黄磨损。但翻开一张张黑白定格的照片，想起那些年关于菊展的彩色回忆，想起那些花一样的青春往事，不免惆怅又怀念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）



北碚街头

□潘昌操

六号线穿梭而来
从起点到终点的寥寥无几
蔡家、龙凤溪、状元碑
只是路过

这个季节缙云的橘香熟透了
街头的梧桐叶将黄未黄
成熟而干净
北碚，跟随你的脚步
到过嘉陵步行街
看过中轴线上的清风
品读过芸香谷里金黄的诗句

第一次到你的老街
就像看一本厚书里未看的部分
解放路、碚峡路、白溪路
天溪路、天生路、天宁路
还在阅读你的诗
清新的空气，每句都有深意

坐上五字头的公交车
暮色轻罩一座小城
想找你最后的归处
云朵遮不住最亮的那颗星

想起柠檬和她的叶子
眼睛里忽然下起细雨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甲辰桂花

□陈国华

桂花反应有点迟缓，忘了季节
九月，邂逅一片金黄的云霞
开出浓香的海洋

朵儿虽小，却攒足了芬芳
秋风一过，偷去了醉满的心香
秋姑娘的身上，如此味重情话，用甜蜜将时光融化

地上的花瓣，是梦的残章
渗入泥里，让大地陶醉
枝头上的，向着远方
是对未来的守望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